

論“雪社”與澳門近現代文學

鄧駿捷*

摘要 澳門的近現代文學中，“雪社”詩人群體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標誌性意義。他們以本土作家的身份參與澳門的文學活動和創作，組織詩社，創辦《詩聲》月刊，出版《雪社詩集》，並且首開澳門新詩創作的先河。他們的出現，進一步彰顯了澳門文學中的本土性特點。他們以詩詞歌哭社會，暢抒人生的同時，又以筆為槍，反抗侵略，書寫民族正氣，張揚華夏正氣。他們的作品以至生命的犧牲，充分地反映了澳門兒女的家國情懷和熱血壯志，為澳門人所樹立的不僅是文學的典範，更是人格的典範，一個個高大的中國人的典範。

關鍵詞 澳門文學；雪堂詩社；雪社；馮秋雪；梁彥明

在澳門文學的發展歷程中，有三個特別值得注意的時期：明末清初，清末民初，抗戰時期。也就是說，每當中國內地因發生政權更迭，或外敵入侵而產生社會動盪之時，澳門文學多會受到較大的影響，甚至出現創作的高峰，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¹。相對於明末清初，後兩個時期又有一些顯著不同的特點。從作家的身份而言，明末清初時，一些內地詩人，尤其是廣東籍詩人，因各種不同的原因南下澳門，掀起了澳門文學創作的第一個高潮，因此或可以說它主要是由外來作家所造成的。但自清代雍乾時期，澳門本土作家開始出現，並且逐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至晚清民國更加大量湧現，所以後兩個澳門文學創作的高潮，不再是外來作家的獨唱，而是澳門本土作家與外來作家的合奏。

從作家的經歷而言，外來作家大多往來於內地與澳門之間，因此在明末清初之時，外來作家往往只在澳門停留一段很短的時間。就算是在後兩個時期，外來作家也只是以澳門作為避難之所，或中轉之地，因而逗留的時間也不

會太長。而且，外來作家也較少同時經歷後兩個時期。相反，本土作家則多以澳門為主要的居住和生活之地，因此他們與澳門共生共榮，當然也共同經歷苦難。此外，部分出生於清末的澳門本土作家，他們一生同時經歷了後兩個時期。甚或可以說，在後兩個時期的澳門文學創作繁榮中，本土作家堪稱中流砥柱。

從作家的組織而言，明末清初的外來作家往往單獨，或三兩人成行，沒有甚麼固定的組織。而在後兩個時期，因為詩社活動的繁榮，所以無論是外來作家，還是本土作家，都或鬆散或緊密地呈現出一定的組織性。如按照文學創作形式來細分的話，詩社組織大致可以分為新詩、舊體詩詞兩大類型的社團。有趣的是，無論外來作家，還是本土作家，澳門的詩社創作大都以舊體詩詞為主。

在眾多的澳門本土作家中，民國初年出現的“雪社”詩人群體，可以說同時具備了以上所說的三個特點。他們長期生活在澳門，並對澳門的政治、社會、教育等諸多個方面產生了不少的影響。而且，他們的詩詞，甚至新詩的創作，為澳門文學創造了豐碩的成果，也開創了新的局面。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以澳門為家，

* 鄧駿捷，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澳門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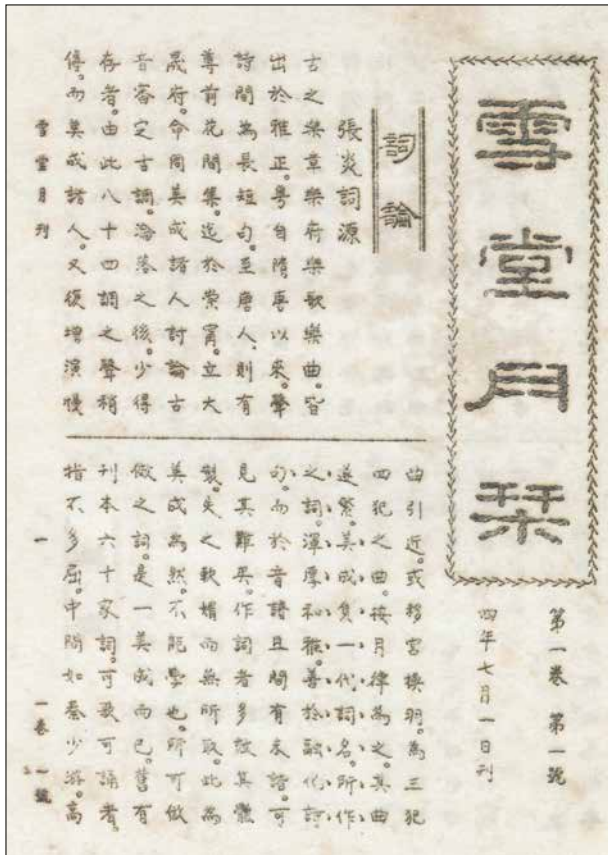


圖1.《詩聲——雪堂月刊》第一卷第一號（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而他們的創作又具有濃烈的家國情懷，反映了澳門人的真實心聲。對於這樣的一個澳門本土作家群體，實應充分重視和深入研究，以揭示澳門文學中的一個核心要素，即澳門人的文學創作和價值。

一、“雪社”詩人群體的出現、發展與消散

“雪社”是由馮秋雪在1925年（乙丑年）時“重組”的，它的社員包括馮秋雪（1892—1969）、馮印雪（1893—1964.12.11）、趙連城（1892—1962.10.11）、黃沛功（1869？—1939）、梁彥明（1885—1942.12.24）、劉君卉（1892—1976）和周佩賢（？—？）七人。由於“雪社”的社員大都是澳門的本土人士，所以特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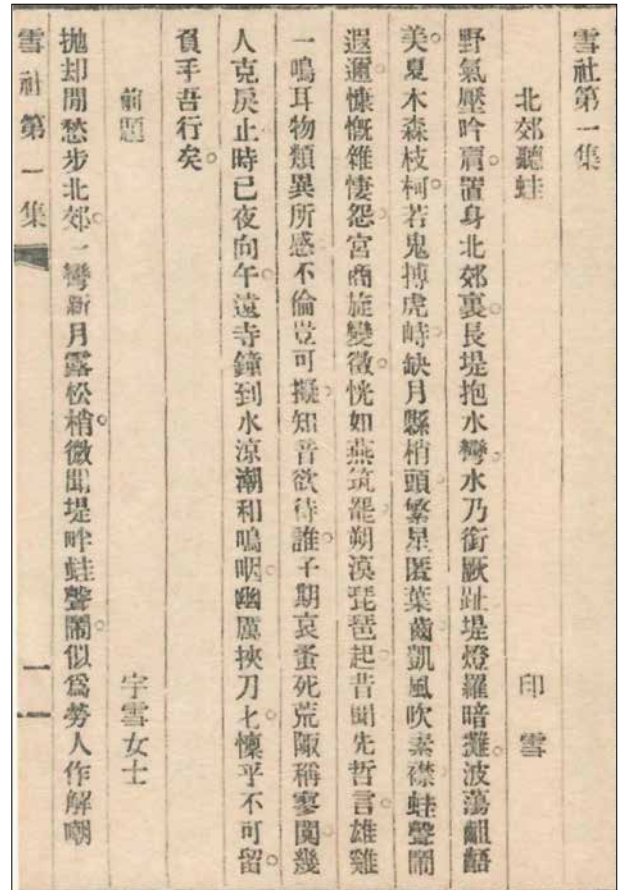


圖2.《雪社詩集》第一集（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受到研究者的關注。²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雪社”之前，馮秋雪等人已經組織成立了雪堂詩社。

（一）“雪堂詩社”與《詩聲》月刊

《雪社第一集》前有黃沛功寫於“乙丑五月”的《敘》，曾對“雪堂”有所敘述：

馮子秋雪，曩在澳門，倡設雪堂詩社，月刊《詩聲》一冊，同社詩外，附以詩話、詞話、筆記、叢拾種種。……憶丁巳除夕，余始獲交秋雪，一見歡如平生，因並識其夫人趙連城，暨乃弟印雪。諸社友復時相過從，觴詠為樂，自是倡和稠疊者三年。秋雪嗣以開辦佩文學校，校務繁

澳門文學與藝術

冗。余亦以先後就鳳山、東山兩校教席，心勞跡阻，吟興頓減。社友星散，鬱獲聚首。蓋相思相望，唱酬寥寥者又三年矣。今夏，秋雪發願重組詩社，仍以雪名。喜得梁子哲士、劉子君卉、周女士佩賢聯翩加入，而茲社乃復成立。³

過往由於資料的缺失，所以學界對“雪堂”的情況知之甚少。2016年，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將澳門博物館所藏的《詩聲——雪堂月刊》四卷46期、《雪社詩集》（五種）及《綠葉——雪社叢書之一》等的“雪堂”和“雪社”資料影印刊佈。如再結合馮秋雪、趙連城的一些回憶性文字，基本上可以還原“雪堂”當年活動的大致情況。

約在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入讀澳門培基兩等小學堂。當時，培基學生的革命情緒日趨激烈，後來同盟會在澳門“白馬行街釣魚台的一座三層大樓成立了‘濠鏡閱書報社’”。馮秋雪、馮印雪、古桂芬、區韶鳳、何國材和趙連城等加入同盟會，馮秋雪、趙連城等人積極參與革命活動。辛亥革命成功後，趙連城還曾參加光復石龍，進軍廣州等行動。⁴而民國成立後，各地同盟會組織無形中日趨解體。馮秋雪曾說：“澳門方面也不例外，原日領導人，皆先後離去，‘濠鏡閱書報社’不久亦結束。留澳的當地同盟會幾位會員，便在澳門組織了一個‘雪堂詩社’，寄情吟詠，不談政治。”⁵至於“雪堂”的創始時間，或在1913年7月前後。⁶據馮秋雪的回憶，“雪堂”成立之初，社友主要是七位留澳的同盟會會員，他們分別是古桂芬、區韶鳳、周樹勳、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何國材。後來人數不斷增加，至少有20人以上。“雪堂”的社友多為澳門的青年，其中不少是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三人的親戚和師友。⁷他們形成一個內部較為緊密，而又時有聚散的文學團體。而“雪堂”的主要活動，包括雅集、暢遊、聚飲、詩課，以及編輯《詩聲》月刊等。雅集不定期舉行，但多見於除夕、清明、中元、中秋、重陽等重要節日；暢遊、聚飲則多選擇在澳門

南灣、杏花村酒家、鳳城仙館等處，以及各個社友的家中。

至於《詩聲》，原名《雪堂月刊》，後以“詩聲”為正式刊名，而以“雪堂月刊”為副稱。《雪堂月刊》的創刊時間為（民國）“四年七月一日”⁸，即1915年7月1日。直至1920年6月，《詩聲》一共出版了四卷46期。關於《詩聲》的創刊宗旨，《雪堂求助小啟》曾云：

六籍首詩，由來尚矣。至於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前人之歸功於詩者尤眾。后世詩學寢微，風俗人心亦隨之而日下，徒欣歐化，敝履宗邦，而吾四千年之國粹，竟胥淪於冥冥中。吁！國粹既亡，國將不國矣。敝同人慨乎此，爰集同志，組織詩社於澳門，名曰“雪堂”。其始不過召集同志，以相唱酬，月夕花朝，藉鳴天籟。迄乙卯之夏，遂公諸世，刊月報曰《詩聲》。內容專究詩詞，並徵佳什，以維國粹，庶免詩亡。⁹

可見《詩聲》的出版，主要是因為馮秋雪等人在現實上頗感失望，轉而希企藉着詩詞吟詠在澳門宣傳國粹，維持風教。

《詩聲》主要刊載“雪堂”社友的文學作品（詩詞或專欄文章），其中以馮秋雪、馮印雪兩人的數量最多。後來也有一些外來投稿，但仍以“雪堂”社友的作品佔主體部分。在眾多作品中，有一個部分特別值得注意，就是《詩聲》大體記錄了“雪堂”的“詩課”情況，以及刊載了部分“詩課”作品。“雪堂”的“詩課”，又稱“月課”。從《詩聲》的記載可知，約自1913年起，至1919年止，“詩課”前後共48次。初始之時，每月一次，立題限體，相互唱和，並以“匯卷”的形式印發。後來，由於社友忙於他事，不暇交卷，所以“月課”改為“季課”。目前“詩課”的匯卷已不可見，但《詩聲》的《雪堂覆瓿集》卻刊有不少“詩課”的作品，為後人了解“雪堂”詩詞保留了珍貴的材料。《詩聲》出版到第四卷第十號時，

戛然而止；同時，“雪堂”的活動也逐漸減少，甚至趨於停頓。

（二）“雪社”活動與消散

約在《詩聲》停刊、“雪堂”活動停頓後的三四年，馮秋雪重組詩社，仍用“雪”名，稱為“雪社”。上引黃沛功的《雪社第一集·敘》，對於“雪社”的重組有較為詳細的敘述。“雪社”的發起人與“雪堂”相同，皆為馮秋雪，不過具體情況則有些不同。《雪社第一集》的扉頁有一個“同社人名”，內容如下：

南海	馮秋雪	號西谷
南海	馮印雪	號乙庵
中山	黃沛功	號心陶閣主
新會	梁彥明	字哲士，號臥雪，又號天台山人
番禺	劉君卉	字草衣，號抱雪
中山	周佩賢	號宇雪
中山	趙連城	號冰雪

由此可見，“雪社”是在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三人上，再加上黃沛功、梁彥明、劉君卉和周佩賢四人，合共七人組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雪社”是在“雪堂”的基礎上重組的，不過兩者間的差別也是明顯的。如“雪堂”的社址和通訊處主要設在深巷十八號的馮秋雪家；而“雪社”的通訊處則先後設在“澳門紅窗門佩文學校”¹⁰“澳門崇實中學”¹¹。馮秋雪時任佩文學校校長，而梁彥明則是崇實中學校長。又如，“雪堂”出版詩課匯卷、《詩聲》月刊等，而“雪社”則只出版《雪社詩集》《雪社叢書》。更為重要的是，“雪堂”歡迎各方詩詞愛好者加入，積極發展詩社，因此社友人數不斷擴大；而“雪社”則由始至終都是七人，且具體社員也沒有任何變動。

另一方面，社友的身份和居住、活動地也

有一定的變化，“雪堂”社友的社會身份複雜多樣，且身處澳門、香港、廣州，以至日本等各地，從事各行各業的工作；而“雪社”社員的身份則較為單純，基本上均為澳門各校的校長和教師，除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梁彥明外，黃沛功是澳門翰華學校校長，¹²周佩賢是澳門淑賢女校校長，¹³劉草衣曾在澳門創辦智渡學校。¹⁴因此或可以說，“雪社”基本上是一個由澳門教師組織而成的詩社。

“雪社”的主要活動與“雪堂”基本一致，即每月有定期的聚會和設題吟詠；但不再出版社刊，而是“稍變《詩聲》體例”，改為出版全人詩詞集——《雪社詩集》。《雪社詩集》前後一共五種。前三種均以“雪社”為名，¹⁵第四集名為《雪花》，第五集名為《六出集》。此外，“雪社”還出版了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的詩詞、新詩合集《綠葉》。¹⁶“雪社”改變了“雪堂”時對作品出版的方式，使得“雪社”的文學形象更為豐滿和突出。而這些詩詞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澳門在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的文學狀況，是十分珍貴的文學史料。

導致“雪社”活動停頓的原因可能是：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12月共產黨在廣州起事失敗，部分共產黨人與革命進步分子逃至港澳；而抵澳者，多在佩文學校藏匿。馮秋雪接受了楊甫章的建議，擴大學校，增設中學部，以安排革命同志。同時，馮秋雪、趙連城夫婦又協助楊甫章將革命刊物《紅旗》《農工小報》，帶往國外印刷，並由趙連城負責寄回香港。他們的活動招致國民黨在澳特務的注意，通過澳葡政府監視佩文學校，並且扣押馮秋雪。趙連城求助於謝英伯，才把坐了九天牢的馮秋雪救出。從此之後，佩文學校學生人數大減，難以維持。趙連城也只得離開澳門，在朋友的幫忙下，先後任廣西梧州公署職員、粵桂閩區統稅局職員、農林局職員等。¹⁷趙連城曾有《客梧州中秋有感》（二首）《從政農林，行將三載，書此自嘲》¹⁸，即是此一段時間內在梧州等地的詩作。佩文學校事件，使得馮家頻於應付，自然難免影響到“雪社”的活動，因此“雪社”的通

澳門文學與藝術

訊處也不得不由佩文學校改為崇實中學。

而在《六出集》出版之後，“雪社”的活動可謂基本停頓，這裡有主觀和客觀的原因。主觀方面，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周佩賢已經遠赴夏威夷，而劉君卉也移居香港。客觀方面，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展開對華侵略；1938年10月，廣州淪陷，日軍佔領了廣州及外圍的地區。當時，日本特務橫行澳門，瘋狂殘害同胞。早在抗戰前夕，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夫人梁定慧在廣州舉辦廣東婦女習藝所，聘趙連城為教務主任；抗戰初期，梁定慧組織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積極為抗日進行宣傳和籌款，連城應邀參加，馮秋雪則任服務團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廣州淪陷之後，秋雪、連城一家避居香港；1942年12月25日，香港繼陷，秋雪、連城恥當亡國奴，遂攜全家步行歸國。秋雪一家由惠州轉老隆，再到曲江，旋入桂林，沿途典賣衣物書籍，賴以度日。不久，衡陽會戰爆發，桂林疏散，秋雪一家逃至昭平；未及半年，日寇逼蒙山，昭平疏散，再遷森聰村，直至日寇投降，秋雪、連城才行返穗。¹⁹馮印雪則於1935年赴越南，任教於河內中華中學，²⁰約於1937年返廣東，而在回澳之後，由於時局艱難，隱居不出。

抗戰期間，梁彥明在澳門積極從事各種抗日宣傳活動和工作，惹起在澳的日本特務極度仇恨。1942年12月24日夜，梁彥明在龍嵩街崇實學校門外遇刺，延至29日身亡，²¹享年五十六歲，後被國民政府譽為“澳門華僑殉難之第一人”。²²此外，黃沛功亦於早前逝世。²³在國難當頭之際，“雪社”全人或散或亡，已經無法聚會，更遑論說詩談藝了。²⁴在澳門近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團體——“雪社”，至此可謂風流雲散，不復存在了。

二、“雪社”詩人群體在澳門文學上的價值與意義

“雪社”詩人群體不僅為澳門近現代文學

創造了豐富的作品，開拓了新的文學領域；而他們的本土作家身份，也使得其在澳門文學上顯現出特別重要的價值與標誌性的意義。

（一）澳門的本土和外來詩人

澳門文學的發端，一般認為是明代重要劇作家湯顯祖所作的幾首“澳門詩”。當然，對於湯顯祖是否曾經到過澳門半島，目前尚有討論，未能定讞。不過，湯顯祖確實到過廣東香山縣，並與當時的外國商人有過接觸。他的《香山驗香所采香口號》《香輿逢賈胡》《聽香山譯者》（二首）等詩，就屬於較早描寫澳門的文學作品。²⁵隨着澳門開埠，經濟日益發展，明朝清初士人多有蒞澳者，如張穆、吳歷、陸希言等，他們皆寫下了有關澳門的詩文，塑造了早期澳門的文學形象。清朝開國後，一方面，一些明遺民如屈大均、釋跡刪、韓鵠等，皆有澳門之遊，在謳歌風物之餘，寄託亡國之思；另一方面，清廷的官員如杜臻、劉世重、汪後來等也都曾來過澳門，而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第一任和第三任廣州府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印光任、張汝霖。他們兩人不僅在澳門寫下了不少的詩作，²⁶更合撰了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的澳門史志之作——《澳門記略》²⁷，成為後世了解和研究澳門的重要著作。

此後，澳門迎來絡繹不絕的客人，也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優秀詩篇。由於這些作者多是宦澳、遊澳之人，所以眾多研究者在評論澳門文學時，往往從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發展的角度着眼，認為澳門人文基礎薄弱，文學發展缺乏“草根性”，表現出明顯的“植入”特點。如劉登翰曾指出：自晚明以降至民國初年，澳門文學的創作者，不外乎以下四種人士：1. 遁跡避難的前朝遺民；2. 宦旅澳門的官員；3. 四方來澳遊歷設席的文士；4. 皈依基督前來澳門學道的漢族教徒，其中不乏文人學士。²⁸此種觀點幾乎已成為了澳門文學研究者的共識，然而事實恐非如此。澳門本土士人的文學創作，最早可以追溯至清代雍乾年間，而標誌性人物則是當時澳門望廈的趙氏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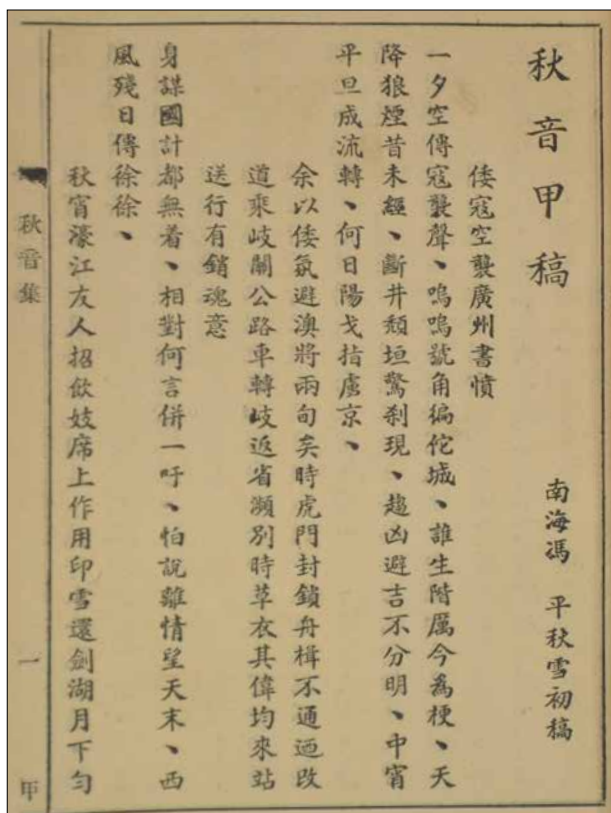


圖3. 馮秋雪《秋音甲稿》（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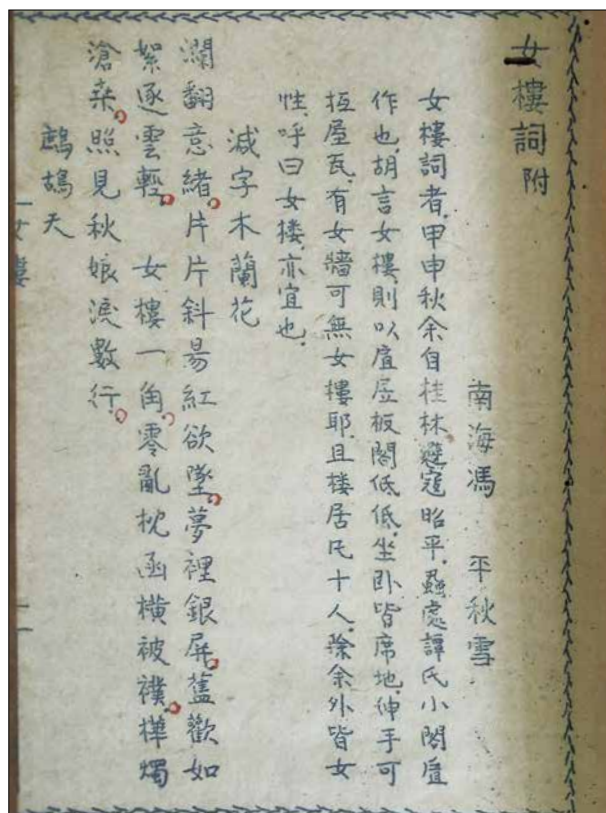


圖4. 馮秋雪《甲申夏詞》附《女樓詞》（圖片來源：作者收藏）

如澳門趙家的早期人物趙同義，字鏡江，本為香山縣人。先祖原籍浙江浦江。明洪武年間，趙彥方擔任香山知縣，卒於任內，後人定居香山。崇禎年間，趙彥方後人中的一支遷居澳門，歷六世至趙封石，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於澳門望廈村建設趙氏家廟。趙同義擅詩，後人輯有《鏡江公詩稿》（抄本，澳門博物館藏）。今有《臘日登海覺寺》詩刻於澳門媽閣廟山石，詩云：“地盡東南水一灣，嵌空奇石闢禪關。虎門雲送千帆白，雞頸輪昇萬壑殷。迴磴人拖單齒屐，摩崖誰勒有名山。（山上有石高數仞，刻“海覺”二字。）此來不覺春歸早，笑指梅花試一攀。”²⁹ 趙同義後人趙元輅（1739—1781），字任臣，號九衢。元輅善詩文，著有《自警日記》及《觀我集》。他參加了鄉試，中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丁酉科第十八名舉人，是澳門歷史上的第一位舉人。可惜趙元輅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赴

北京應試時，卒於京邸，年四十二。³⁰ 另一位趙氏族人趙元儒（號半農），自幼聰穎，勤奮好學，有《次張太守石壁原韻》（四首），由其子趙允禧刻於媽閣廟山石之上。

嘉慶六年（1801年），元輅之子趙允菁（字孔堅，號筠如，1768—1834），成為辛酉科第四名舉人，擔任廣東始興縣訓導。趙氏父子相繼高中舉人，故有“父子登科”的美譽。趙允菁今存有《重修澳門望廈村普濟禪院碑記》《重修媽祖閣碑記》《書澤堂文稿》等。趙允菁長年以教育為業，未出仕前即在澳門辦有學塾，後又在香山縣鳳山書院任主講，門人甚多。道光六年（1826年），允菁出任始興教諭，並任文昭書院山長；道光八年（1828年），任越華書院院監；道光十三年（1833年），授連平學正，以道里迢遠不就，又改授翰林院典簿。此外，趙允菁還作為地方鄉紳參加了清政府對

澳門文學與藝術

澳門的管理，如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香山縣官員曾派趙允菁、監生葉恆澍會同地保清查澳葡私佔官地的情況，可見趙家在當時澳門華人中的地位 and 影響力。更為重要的是，趙氏族人開啟了澳門本土士人的文學創作風氣，形成了本土和外來人士共同構築的澳門文學圖景。此外，從今所見的趙氏族人作品，除了有關澳門風物的題材外，也有個人所思所感之作。那就使得澳門文學的內涵更加豐富，更能展示出作為澳門本土作者的獨特性。

清中葉以後，澳門本土詩人不絕如縷。逮至鴉片戰爭之後，清廷面對外國列強的挑戰，國勢動搖不穩；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門藉機發展，擴大佔領之地。而澳門與內地的往來也日益頻繁，文士間的互動推動着文學的發展，魏源、何紹基、康有為、潘飛聲、丘逢甲等著名人物紛紛到訪澳門，並留下了重要的詩篇。至於澳門的名人，則非被譽為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鄭觀應莫屬。鄭氏世居澳門，鄭觀應不僅著有《盛世危言》，更有不少關於澳門的詩篇。而在辛亥革命之後，一些清遺民如汪兆鏞、吳道鎔、張學華等南下澳門。他們在澳門結社吟詠，既抒發亡國之痛，也哀歎傳統文化的淪亡。汪兆鏞等組成的“蓮峰陶社”，時於張仲球的“張園”、盧廉若的“娛園”進行詩酒文會。後為“雪堂”“雪社”中一員的黃沛功，也於此時到了澳門，並組織了“樨香詩社”，出版《樨香社草》。³¹稍後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高劍父、黎澤闈、張白英、張純初、周貫明等革命志士組成的“清遊會”，也開始在澳門活動，遊訪山水古跡，繪事吟詠。可見當時詩社的組織發展十分蓬勃，而詩社活動則更是澳門文壇的一大特色。

但因其時澳門具有“僑城”和避亂桃源的性質，這些詩社的成員大都屬於來自內地的“僑民”，故而組織較為鬆散，時聚時散。如前所述，第一個以澳門本土居民為骨幹的文學團體，是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等澳門同盟會會員所創立的雪堂詩社。而“雪堂”出版的四卷46期《詩聲》，可謂開創了澳門文學刊物的出版

紀錄。在“雪堂”消散後，馮秋雪等人又重組“雪社”，“雪社”前後出版了《雪社詩集》五種，以及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的《綠葉》。從“雪堂”到“雪社”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澳門本土文人的堅持執着和不懈努力。他們的作品表現出強烈的本土歸屬感，代表着澳門本土文學的“根”。當然，民國時由澳門本土人士所組成的詩社也非僅有“雪堂”和“雪社”，如稍後由梁宏文（號夢枚）、劉世斌（號臥枚）、李幗眉（號詠枚）、劉紫垣（號仰枚）、梁兆光（號伴枚）、李澤霖（號潤枚）、梁錦泉（號若枚）組成的“梅社”，曾出版有《梅社詩集》。

總之，澳門文學的發展並非單純的“植入”，而是“植入”與“自發”的共生。而在澳門文學的本土“自發”過程中，清代初中期的趙氏家族、晚清的鄭觀應、民國時期的“雪社”或可作為代表，尤其是“雪社”詩人群體，最可說明近現代本土詩人對澳門文學的貢獻。

當然，在此指出澳門本土士人的文學創作的事實和發展，並非要否定外來人士的創作對澳門文學的貢獻，而是要清晰澳門文學的各個組成部分，進而分析各部分的自身特點，以及相互間的影響關係，將澳門文學研究推向更廣闊和深入的境地。

（二）舊體詩詞和白話新詩

“雪堂”及“雪社”詩人群體的文學創作手段主要為舊體詩詞，這從《詩聲》到《雪社詩集》，以及“雪社”諸人的詩詞集中可以得到證明。³²“雪社”諸人的詩詞作品，各具特色，雖然水平或有參差，但是大多感情真摯、格律嚴謹，有較高的藝術價值。與此同時，他們為推動中華文化和中國文學在澳門的發展亦不遺餘力。從《詩聲》不輟地開闢“詩鐘”“詩格”“詩故”“詩綴”“詩話”“詞話”“詞譜”等欄目，“雪堂”和“雪社”社員豐富的詩詞作品，以及馮秋雪後來傾全力撰寫《宋詞緒》一書，³³皆可說明他們對以詩詞為載體的中華

文化的熱愛。

另一方面，“雪社”社員又絕非抱殘守缺之徒，他們不僅有舊體詩詞的作品，更有新詩的創作，且為澳門新文學掀開了序幕。過往一般認為澳門新詩的發軔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鄭煒明曾指出澳門最早的一首新詩作品，也許可以追溯到聞一多先生所創作的《七子之歌》之《澳門》。這首詩是組詩《七子之歌》的第一首，發表於1925年11月。“至於三十年代的澳門中文新詩，我們現在能搜集到的資料仍然屈指可數，大抵有德亢、蔚蔭、魏奉槃和飄零客等幾位在三十年代末的幾首作品。”³⁴聞一多雖然寫了《七子之歌》之《澳門》，但他畢竟不是澳門人，而且從未踏足澳門。因此陶里、莊文永認為“儘管澳門的新文學起於三十年代，但馳騁澳門文壇數十年的知名人士，差不多都有共同看法，認為澳門的新詩起於五十年代”³⁵。基於這種認識，劉登瀚曾謂“新文學運動在本世紀二十年代蓬勃展開的時候，幾乎沒有在澳門引起回應。……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澳門文壇基本上還是舊文學的一統天下。其最典型的例子是，新文學浪潮在包括台灣和香港的中華大地上澎湃時，澳門卻誕生了由馮印雪和他的胞兄馮秋雪等人創立的第一個舊體詩社——雪社”³⁶。若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澳門文壇基本上還是舊文學的一統天下，應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甚至可以說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前，澳門文學基本上仍以舊體詩詞為主。但若謂新文學運動在澳門幾乎沒有引起回應，澳門新詩出現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則肯定不確。澳門的第一首新詩應是馮秋雪的《紙鳶》（擬題），全詩如下：

西風起，紙鳶飛滿天，放哩！放哩！的聲，鬧成一片。

斜日照着林梢，好一個天氣已涼，時節又暖。

放紙鳶！放紙鳶！冰姊呀！我要她又高又遠。

不要和人割，恐怕他折我斷。

執定這線兒，註定那眼兒，空中嗎！任爾

風雲萬變。

紙鳶！紙鳶！你好得意呀！又高又低，又展又轉。

唉！風來了，雨到了，怎樣好呀？冰姊！

刮喇！刮喇！稀疏！稀疏！——

哎唷！線斷了，紙鳶呢？沒由尋見。

為甚麼弄到這樣呀？

都是他不知為人玩弄，翱翔天空，意滿心足。

九年一月，秋雪題。³⁷

此詩寫於“（民國）九年一月”，即1920年1月，較聞一多《七子之歌》之《澳門》最少要早五年。而在馮秋雪、印雪兄弟及趙連城三人的合集《綠葉》，共有馮秋雪新詩七題九首、馮印雪新詩三題三首、趙連城新詩三題三首。也就是說，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澳門已經出現了第一首新詩、第一批新詩作品、第一位創作新詩的女詩人，以及第一個關係密切的新詩作者群（馮秋雪、馮印雪為兄弟，馮秋雪、趙連城為夫婦）。可見澳門新詩的發軔，毋疑至少應推前至二十年代，而馮秋雪等人創作新詩與新文學運動的關係也是有跡可尋的。³⁸因此，馮秋雪等“雪社”社員在澳門新文學上的開創地位，以至澳門新文學的早期情況，顯得應該重新認識。

不過，民國時期，相比內地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開展和新文學社團的紛呈，澳門在文化及文學的演進上顯得頗為滯後。這一時期，澳門詩人並未有及時匯入文學革命的突進狂飆，而是仍舊沉浸在古典文學的低吟淺唱之中。雖然馮秋雪等人的新詩創作掀開了澳門新文學的序幕，但是他們淺嘗輒止，未有繼續往新文學的道路走下去，並且此後不再措手。這裡既有客觀環境的原因，更有他們個人的認識和追求的問題。另一方面，從澳門文學的歷史長河來看，即便是二十世紀後半期，新詩在澳門開始成熟以至繁榮的歲月裡，傳統詩詞的寫作一直是澳門詩壇的重要方面，出現了不少作者和作品；而且新舊文學的創作從未有過激烈的衝

澳門文學與藝術



圖 5. 馮印雪證書（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突，不少作家雖有所偏愛專長，但也是新舊文學創作兩者皆有。因此，“和而不同”及“兼融並包”的澳門文化特質也體現在澳門文學的創作上，而這種狀況既是澳門文學的現實，也是澳門歷史發展所積澱而成的。

（三）個人情緒和家國之感

文學的一個基本功能，就是表達作家的個

人情緒，而詩詞作品尤其適合表達作者內心的幽深情思。《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³⁹“雪社”諸人的詩詞，不論工拙，皆為真情之表白；不掩飾，不造作，可以說是他們所秉持的作詩之旨。民國時人范罕曾云：“詩之聲出於辭，辭發於意，意根於心，故詩者心聲也。”⁴⁰故此馮秋雪以“詩聲”命名《雪堂月刊》，顯然是寄託了他的寫詩宗旨，而這也是“雪社”詩人群體的共同心態。

梁彥明先生



梁彥明先生

先生為澳門崇實學校校長兼本校贊助員先生創立崇實學校歷十餘載桃李盈門名譽卓著比年以來本其蘊蓄綜貫古今編輯成書餉饋後進沾溉良多本校籌備伊始先生慨然以校地相假復承贊助多金見義勇為當仁不讓此尤同人等所最深銘佩者也

“雪社”詩人群體主要活動在民國時期的澳門，而範圍一般不出今天澳門、珠海、中山一帶。他們大多為中小學的校長、教師，在平淡的教學生活之中，時常有莫名的愁緒來襲。如馮秋雪的《點絳脣》（送春）詞云：

黯黯風光，碧琅玕外花如雨。新愁如許。難對東皇語。

似錦年華，總付鶯和絮。憑春去。愁絲恨縷。漫入眉心住。⁴¹

這不一定是有些重大的事情發生，而只是情感真摯的詩人面對生命消逝的無可奈何的一種傷感與哀歎。馮印雪也有一首《送春》詩：

馳睇闌干外，長綦宛轉思。
落紅亂飛處，離恨乍來時。
玉鑑從今掩，珠簾怯自垂。
早知春易去，不忍折花枝。⁴²

詩中的情感與秋雪之詩也是相同的。又如《夜起對月》云：

明月夜夜西流天，無始到今不記年。
壯觀銀盤嵌晶宇，琉璃萬頃心豁然！
四更將轉諸籟滅，眾人入夢安知憐。
風自西南入窗牖，森然寒彩殊無邊。
樓頭月好每難寐，早將孤影相周旋。
久對翻恨東方白，金烏未上鷲朝煙。
清景斯須縱即逝，市聲漸繁我欲眠。⁴³

讀者可能會說他們是“為賦新詞強說愁”，也許是的；不過有時人生愁緒的滋生，不一定要有甚麼原因。《文心雕龍·物色》云：“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⁴⁴人與外物之間的互動，是一種作為“情感動物”所必然擁有，而且也必須擁有的心理和感情需要，只是詩人往往更容易觸發和表達而已。

除了抒發個人愁緒之外，“雪社”詩人群

圖 6. 《夏聲》所載梁彥明資料（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澳門文學與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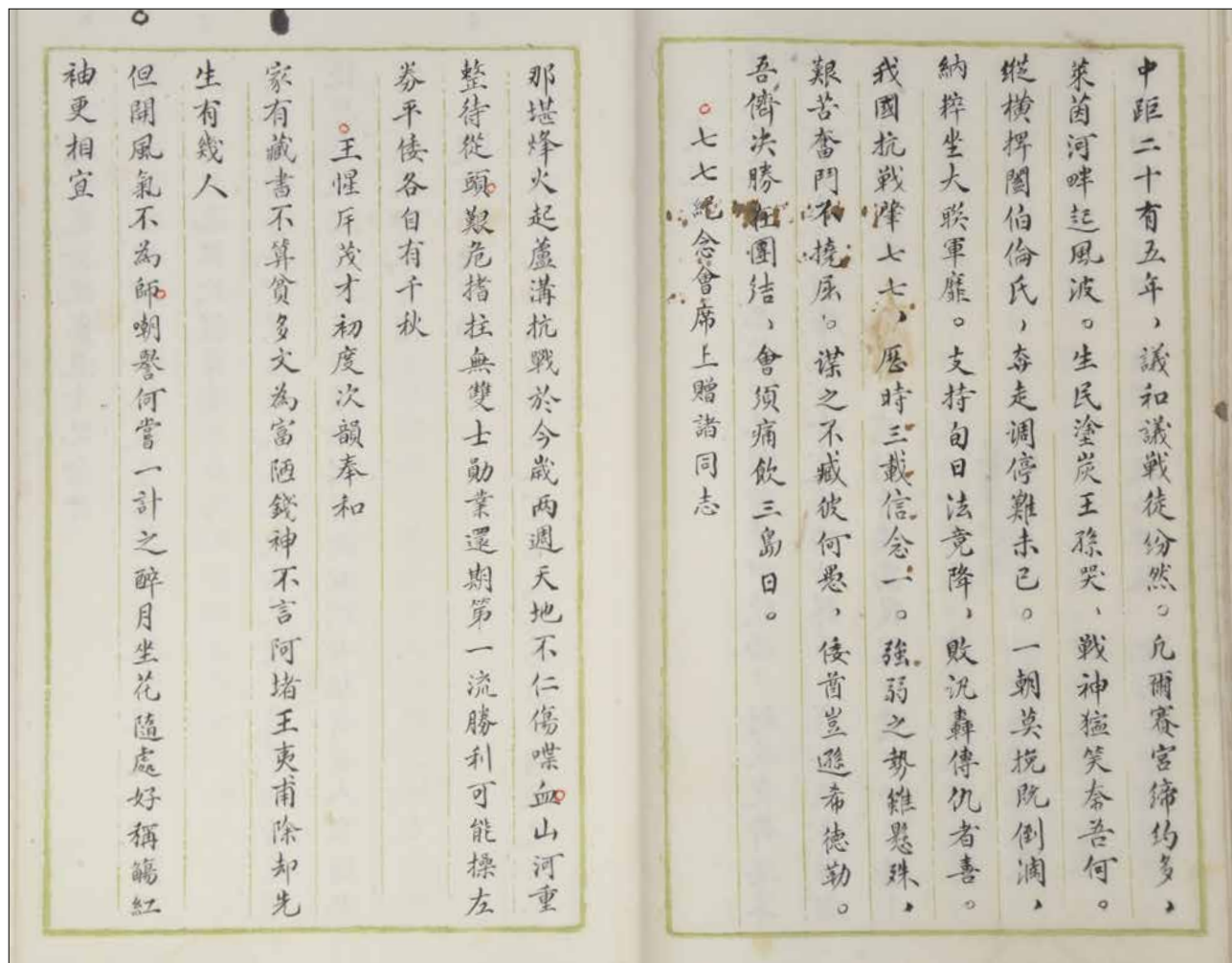


圖 7. 《梁彥明詩集》民國抄本（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體也有不少歡快之音。唐代韓愈曾云：“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⁴⁵而從“雪社”詩人群體的“歡愉之辭”之中，可以輕易地發現兩個重要的主題：一是社友聚會的喜悅；一是對美好風光。如黃沛功的《春夜南灣步月同君卉》：

月色波光一片清，我心還與證空明。
江濤拍岸晚來急，淘盡英雄是此聲。⁴⁶

這首詩的描寫頗符合澳門南灣的景色，而前兩二句的空明月色、清波滉漾，也反映了詩人們

相聚時的歡快心情。澳門雖然不大，甚至以當時的地理環境而言，可以說是蕞爾小島，但是要七位詩友同時聚首一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社友聚會之際，喜悅之情時時化為詩。如周佩賢的《遊竹仙洞歸途口占一絕》：

遊遍北山意未休，征車已發尚回眸。
波平風定江如鏡，葉葉輕舟貼水流。⁴⁷

這是他們之間感情純真和睦的表現，也是他們在塵市之中暫得快慰的源泉之一。另外，他們也不時結伴出遊，出遊不一定是七人，三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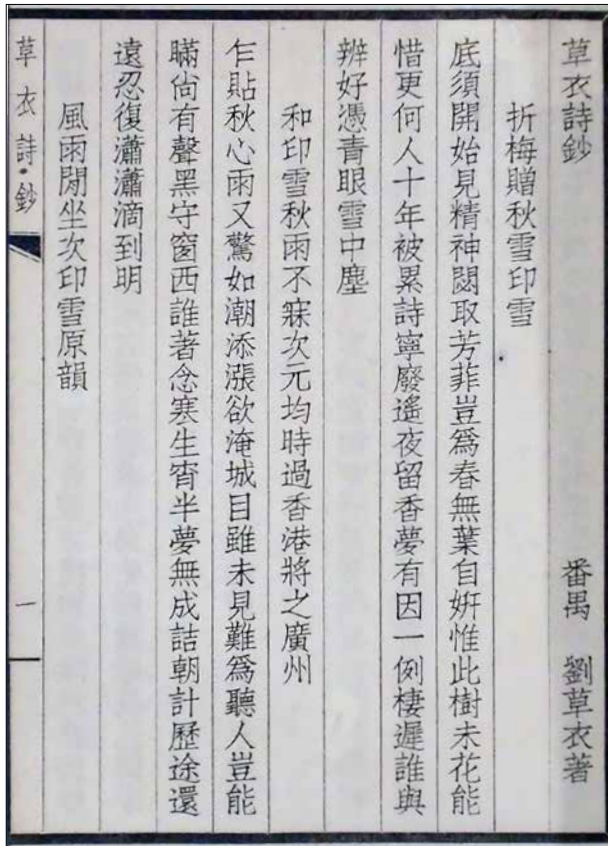


圖 8. 《劉草衣詩抄》(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可以，五六人亦有之。在澳門的山上岸邊、園林幽境，他們以詩詞讚賞優美的澳門風光，抒寫着對這塊土地的深沉熱愛。

另一方面，“雪社”諸人或多或少地參與過辛亥革命、北伐戰爭，以及後來抗日戰爭的宣傳活動，梁彥明更因在澳門積極宣傳抗日而遭日本特務所暗殺。可見他們心懷家國，時時惦記着祖國和生活在祖國的人民，並投身於大時代的洪流之中，堅持與全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並不以澳門作為避亂的“桃源”。梁彥明曾有一首《勉鄉人》云：

人各自為守，寇來何懼哉。
赴敵諸健兒，君等皆將材。
努力互相助，磨劍日幾回。

賣牛去買刀，禦侮聚輿臺。
亂世廢耕稼，資敵心肝摧。
守此寧焦土，田舍任燼灰。⁴⁸

梁彥明鼓勵鄉人奮勇抵禦日寇的入侵，焦土抗敵、毀家紓難也在所不惜。1939年7月7日，澳門同胞舉行集會，紀念抗戰兩周年。席上梁彥明曾賦詩贈諸同志云：

那堪烽火起蘆溝，抗戰於今歲兩週。
天地不仁傷喋血，山河重整待從頭。
艱危擋住無雙士，勛業還期第一流。
勝利可能操左券，平倭各自有千秋。⁴⁹

梁彥明既作出如此呼籲，更是身體力行，最後以個人的鮮血和寶貴的生命，實踐了他對國家民族的熱愛，也使得“雪社”此一澳門文學社團的愛國愛民之心表現得淋漓盡致，留下永不磨滅的人性光輝。

梁彥明壯烈犧牲，而馮秋雪、趙連城夫婦則以詩作槍，在廣西時慷慨悲歌，馮秋雪寫於甲申（1945年）除夕的《夜遊宮》云：

萬態瀾翻漏迴。酒闌候、淒涼燈檠。
年事欺人變流景。立多時，背群喧，看斗柄。

夢斷銅駝冷。望故國、浮雲宵暝。羈翼寒花漫愁凝（去）。傍簾櫳，盼東君，來彩勝。⁵⁰

又如趙連城的《蓮花石》，云：

蓮花石上嵐氣清，蓮花石下潭水明。
山光水色相零亂，石立其間真傾城。
避寇龍平倏五月，驚烽又入荒村氓。
於今見石百感集，彼美胡為在榛荊。
鳥獸嗥音風雪苦，哀哉江壩棄長檠。
天地不仁物芻狗，誰慰失職才士情。
君不見恩慙江水滔滔入石下，湍激如

澳門文學與藝術

作不平鳴。

奈何女媧補天遺此一塊石，萬千劫後
空亭亭。⁵¹

其他“雪社”社友也時時不忘家國，如劉草衣曾云：

烽逼遠蹤何著處，憂深滄海不知涯。
支殘柱力天將隕，照恃星芒月已虧。
末世撫躬羞命苟，故山懸眼未心離。
一腔氣盪平難際，劍借思憑試映吹。⁵²

面對漫天烽火，詩人憂心國運，自己雖然暫得安全，但“故山懸眼未心離”，時刻記掛着國家和人民。草衣之詩，全無叫囂之習，然而強烈的愛國情懷不時流露，讀之還是可知可感的。

總之，“雪社”這一以澳門“本土”為特色的詩人群體，不僅思想較為進步，容易接受新思潮，更加支持和參加民族革命活動。而在抗日戰爭期間，“雪社”詩人群體創作了不少弘揚民族正氣、廣續中華詩詞的愛國傳統的作品，可謂守住文學本真，對澳門詩壇影響深遠。

結語

“雪社”詩人群體在澳門文學史上屬於一次本土作家的集體展現，他們的出現將澳門文學的本土性推向一個新的高度。“雪社”詩人既以豐碩的詩詞作品為主要的創作成果，又以新詩創作為澳門文學開一新局面，可見他們既有傳統文化精神的承傳，又有新文學的創造。而在看似複雜矛盾的創作觀念之下，卻有着思想上的統一性。“雪社”詩人熱愛澳門這塊生育他們的土地，欣賞它的善良和美好，而這塊土地也塑造了他們的靈魂。與此同時，“雪社”詩人從未忘記他們是中華兒女的一份子，時刻心懷祖國和同胞。每當國家有難之時，他們毫不猶疑地挺身而出，甚至犧牲個人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他們的作品以及行為出處，充分地反映了澳門兒女的家國情懷和熱血壯志，為一代一代的澳門人樹立了一個典範，不僅是文

學的典範，更是人格的典範——一個個高大的中國人的人格典範。

附：本文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2018 年學術研究獎學金項目“澳門‘雪社’”階段性成果。

註釋：

1. [清]趙翼：《題元遺山集》，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選註《清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第431頁。
2. 鄭煒明曾謂“雪社”是“澳門文學史上第一個以本土居民為骨幹的文藝團體的作家群落”。見鄭煒明：《澳門文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12年，第42頁。
3. 《雪社第一集》，澳門：雪社，1925年，第1頁。
4. 詳參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界參加革命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二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第302-322頁。
5. 馮秋雪：《中華革命黨澳門“討龍”活動雜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十一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8頁。
6. 詳見《雪堂詩社廣告》，《雪堂月刊》第一卷第一號，1915年7月1日，第10頁。
7. 詳參張中鵬：《詩社雪堂小考——以〈詩聲〉月刊為中心》，《澳門研究》2009年第55期，第116-122頁；鄧駿捷：《澳門雪堂詩社考述》，《學術研究》2016年第11期，第170-176頁。
8. 《雪堂月刊》第一卷第一號，1915年7月1日，第1頁。
9. 《詩聲》第二卷第二號，1916年8月1日，第11-12頁。
10. 《雪花——雪社第四集》，澳門：雪社，1928年。
11. 《六出集——雪社第五集》，澳門：雪社，1934年。
12. 何翼雲、黎子雲編著：《澳門遊覽指南》，澳門，1939年，第64頁。
13. 東西漢：《雪社詩集——本澳著名詩社刊本》，澳門《華僑報》1957年12月16日。
14. 參見黎細玲編著：《香山人物傳略》（二），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54頁。
15. 《雪社第一集》，澳門：雪社，1925年；《雪社第二集》，澳門：雪社，1926年；《雪社第三集》，澳門：雪社，1927年。
16. 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綠葉——雪社叢書之一》，澳門：

- 雪社，1928年。
17. 參見沈錦鋒：《趙連城》，《珠海人物傳》下冊，第150-151頁。
 18. 《六出集——雪社第五集》卷六《江村雜咏》，第2-3頁。
 19. 參見沈錦鋒：《趙連城》，《珠海人物傳》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1-152頁。
 20. 劉草衣《馮印雪傳》曾謂：印雪“中歲南遊，就越南馮園西席，嗣任河內中華中學校長”。見“馮印雪先生逝世周年遺詩選輯”，澳門《華僑報》1965年11月29日。按：據今所見，未有關於馮印雪出任中華中學校長的其他記錄，因此草衣之說，或是想當然耳。
 21. 何桂邦：《哲師遇難情形記》，見郭輝堂、羅致知輯《梁彥明烈士紀念集》，澳門，1946年，第10頁。
 22. 《國府來電褒揚梁彥明烈士，卅二年三月六日中央社發》，見《梁彥明烈士紀念集》，澳門，1946年，第5頁。
 23. 王惺岸：《哭黃沛功譜兄》（三首），《華僑報》1939年5月21日。
 24. 馮秋雪在民國廿八年（1937年）出版了《秋音甲稿》，又在民國廿九年（1940年）出版《秋音乙稿》。當時馮秋雪人在香港，所以兩書未以“雪社”的名義出版，似乎該時“雪社”已經停止活動。
 25. 章文欽：《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年，第4-7頁。另參黃鴻釗：《湯顯祖的澳門詩》，載《鏡海微瀾——黃鴻釗澳門史研究選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17年，第320-327頁。此外，章文欽更加發現早於湯顯祖的明嘉靖廣東南海人蒲龍的《感事》詩，詩中“寸天尺地盡堯封，邸借蒲桃許駐蹤”，“天險莫將甌脫例，西來市舶水中龍”，所說者就是葡萄牙人佔領澳門之事。見章文欽：《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年，第1-2頁。
 26. 章文欽：《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年，第123-152頁。
 27. [清]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農校註：《澳門記略校註》，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
 28. 劉登翰主編：《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第20-21頁。
 29. 章文欽：《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年，第157頁。
 30. 詳參《趙書澤堂家譜》（抄本）中的《浦江趙氏家譜》、吳梯《九衢公行狀略》，第46-52頁。
 31. 秋雪：《水佩風裳室雜乘》（二一），《詩聲》第三卷第四號，1918年4月1日，第2-3頁。
 32. 在“雪社”諸人中，馮秋雪有《秋音甲稿》《秋音乙稿》及《甲申夏詞》（昭平，1946年）、《支春日癡》（廣州，1950年），梁彥明有《梁彥明詩集》（民國抄本）《梁彥明烈士遺稿》（載郭輝堂、羅致知輯《梁彥明烈士紀念集》），劉草衣有《劉草衣詩鈔》（民國庚辰（1940年）鉛印本）。
 33. 馮平（秋雪）編著：《宋詞緒》，香港：中華書局，1965年。
 34. 鄭煒明：《澳門中文新詩史略》，見《澳門新詩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1頁。
 35. 陶里、莊文永：《澳門的新詩創作》，見劉登翰主編《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第118頁。
 36. 劉登翰主編：《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第99-100頁。
 37. 《詩聲》第四卷第八號《詩聲附庸》第八號，1919年10月8日，第23頁。
 38. 詳參鄧駿捷：《新文學運動的邊緣迴響——論澳門的早期新詩》，《中山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第57-65頁。
 39. [宋]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4頁。
 40. 范罕：《蝸牛舍說詩新語》，見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第二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557頁。
 41. 《雪社第一集·同人舊稿》，澳門：雪社，1925年，第11頁。
 42. 《雪花——雪社第四集·雪花之外》，澳門：雪社，1928年，第50頁。
 43. “馮印雪先生逝世周年遺詩選輯”，澳門《華僑報》1965年11月29日。
 44.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693頁。
 45. [唐]韓愈：《荊潭裴均楊憑唱和詩序》，見[唐]韓愈撰，魏仲舉集註：《五百家註韓昌黎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997頁。
 46. 《雪社第一集·同人舊稿》，澳門：雪社，1925年，第4-5頁。
 47. 《雪花——雪社第四集·雪花之外》，澳門：雪社，1928年，第57頁。
 48. 《梁彥明詩集》，民國抄本，載郭輝堂、羅致知輯《梁彥明烈士紀念集》，澳門，1946年。
 49. 梁彥明：《七七紀念會席上贈諸同志》，見《梁彥明烈士紀念集·梁彥明烈士遺稿》，澳門，1946年，第23-24頁。
 50. 馮秋雪：《甲申夏詞》附《女樓詞》，第2頁。
 51. 《南池詩社錄二集》，昭平：南池詩社，1945年，第14頁。
 52. 劉草衣：《烽逼，次濤飛〈旅夜〉韻》，《劉草衣詩鈔》，第9頁。